

# 舞台稱奇才銀幕見功力

## 話劇皇帝石揮（上）

● 徐如中

### 觀察各色人物特性

石揮是我國三、四十年代話劇舞台上卓越的性恪演員，被譽為「話劇皇帝」。他又是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和電影演員，在銀幕上給人們留下了一系列使人難忘的形象。他在一九五七年中共「反右」運動中，被判成「右派」，受到了冤屈和污辱，跳海自盡，至今已逾四十年。在石揮短促的一生中，對我國話劇和電影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。他被中共迫害而死令人痛惜。

石揮在童年時代，家道中落，與母親相依為命，過著貧困的生活。為了謀生，他當過列車上的車僮和戲院小賣部的售貨員，很早便接觸廣闊而複雜的底層社會，與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。艱辛的生活，迫使石揮早熟；坎坷的命運促使他過早地瞭解人生和人的感情。數十年飽經滄桑的生活，給石揮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作素材

，這是石揮在藝術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。在上海從事舞台演出的日子裡，石揮很窮，有時偕同友人花兩角錢到俄國館子裡吃一客羅宋大菜，就算是上等的享受了。他一下坐下來，就聚精會神地觀察四周餐桌上的顧客，輕聲地問友人：你看那桌子上的一男一女是幹什麼的？是什麼關係？是父女？是親戚？是情人？等等。一頓飯的功夫，他幾乎把所有顧客都琢磨、研究和判斷一遍，方肯罷休。他根據觀察對象的音容笑貌、神態、衣著和步履等特徵，憑著自己豐富的生活閱歷，總是判斷得那麼合乎邏輯、生動而又可信。研究人，已成為他的職業習慣。

### 精研劇本進入角色

石揮創造角色極為用心。每創造一個角色，總有一段時間幾乎見不到他。他不是把自己關在斗室裡反覆熟讀、研究劇本和閱讀大量有關資料，就是跑到生活裡去搜集、捕捉有關這個角色的形象素材。他每演一個戲

的劇本上，空白處佈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和紅藍鉛筆的點點線線。他說：劇本上印的每一行文字，固然很重要，但行與行之間的空白，才是演員創作的最重要的地方。進入角色創造的階段，他便處於如癡如醉的精神狀態，一個人輕聲地唸唸有詞，或閃現幾個微妙的眼神，或出現一兩個特異的手勢，有時和他說話都聽不見。不了解情況的人，真可能把他當作精神病患者。一進入排練場，從石揮的形體和神態中，立刻會發現他已經抓住了角色的核心。他往往有很多獨特的見解，給排練的戲添色增輝。因此，凡有石揮參加的劇組，學術探討的氣氛便特別濃厚。人們都希望和他合作，因為在排練和演出過程中，能不斷地得到他的誘發和幫助，使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日趨豐滿和完善。他給對手的每一個眼神，蘊含著豐富的潛台詞。對手受這種眼神的刺激，很快有了內心感受，從而迅速地產生準確的反應，撞擊出人物之間思想感情的火花。程程回憶當年和他同台演出的

情形後：「他演文天祥，我演他手下的大將杜濬。在文天祥打了敗仗走投無路的一場戲裡，他仰天長嘆：『天地雖大，竟沒有我文天祥容身之地了！』石揮這句台詞，唸得既悲且壯，聽得我心都酸了，我的情緒跟著就上來了，衝上去抓住他的手，邊跑邊說：『還有我，杜濬，永遠跟隨丞相！』得到了滿場掌聲。這個效果雖然落在我的身上，其實是從石揮那台詞來的。」

演戲不可能脫離演員自己，但也不能演來演去總是自己，沒有角色。石揮演戲，既是石揮，又是角色。他每演一個戲，都有這個角色的特色，都有新的設計，令人難忘。

### 「大馬戲團」活鮮生動

他在「大馬戲團」裡扮演的慕容天錫，是一個老走江湖的「混混兒」，專靠坑、蒙、拐、騙過日子的流氓無賴。石揮用一句話抓到了人物性格的核心：「這是個死要面子又死不要臉的人。」他為這個人物的造型是，辮子雖然剪了，後腦勺還保留一撮頭髮，像個舊板刷那樣掛著。前半個頭是光禿禿的，表示他雖然把辮子剪了，可還念念不忘封建的時代。身上穿了件深色的很舊很舊的長袍，但料子是很好的，外面套著件很舊的披肩。腳上是布襪、札腿、舊緞子面布底鞋，手執防身的「二人奪」（手杖內帶刀），袖筒裡塞了塊手帕。整個形象表現出他雖然已窮極潦倒，還是以貴族紳士階層的人自居。

當他把女兒翠寶賣了，窮人作富，一下得意起來，服裝也跟著換了。他換了一套又寬又大變魔術穿的舊大禮服，白硬領上打著黑領結，腳腿還捲起一圈，黑色舊皮鞋，一頂高的大禮帽，不是正戴，而是扣在後腦勺上，露出一排毛茸茸的「板刷毛」。服裝的變化，把這個人物的醜惡嘴臉全部表現出來了。他一出場，觀眾忍不住哄堂大笑。

有幾段戲，可以看出他在塑造人物上的獨到之處。

一段是他向馬戲團的老雜工（一個忠厚的老頭）吹噓自己如何到達上海，如何見過大世面，吹得天花亂墜。其實，他到過上海沒有都是問題。可是他越吹越神，說到跳舞場時，竟手舞足蹈地唱起了「香檳酒氣滿場飛」來了。這是當時上海的一支流行歌曲，他故意唱得土里土氣，眉飛色舞，一隻手拿著把大扇子，另一手拎著長衫的下擺，兩隻腳一前一後，跳著有節奏而又四不像的舞步。這一奇特的形體設計，是別人意想不到的，不要說外行，內行也沒有不服的。

一段是勸女兒翠寶嫁給黃大少當小老婆。他體貼地扶著女兒坐在木墩上，台詞大意是：「咱們快走了，千萬叫你爸放心。想想咱們過去吃的苦，你媽死得早，撇下孤零零咱爺倆，誰瞧咱們一眼？要不是為你，我會活下來？……」他用較慢的節奏輕聲細語，十分親切而又傷感，說到最後幾乎是聲淚俱下，真動感情。女兒感動了，答應了，觀眾

也被吸引住了。直到他從袖筒裡取出手帕擦淚，同時偷看女兒的反應，這才明白他是爲了欺騙女兒而在胡說八道。這段戲，有真有假，既動感情，又暴露出他靈魂的醜惡。台詞處理真見功夫。

### 舉手投足一身是戲

另一段戲，他把女兒開價賣給黃大少後，正焦急地等回音。黃家的聽差送信來，黃答應給房子和一筆錢，並同意帶他們到上海去，他真是得意極了。聽差送完信要走，他裝出一副老丈人的樣子，叫他等等，下意識地掏口袋，要給賞錢。他從這個口袋摸到那個口袋，嘴裡還哼呀哈的，可越摸越涼，一個子兒也沒有，解不了圍了。忽然聽到前台在玩老虎，馬上計上心來，說：「你看過玩老虎嗎！可好看了！對了，你快去瞧瞧吧！」連蒙帶騙，連拍帶推，一文未花就把聽差打發走了。觀眾因透視到他心靈，而哄然笑了。

最後一幕，慕容天錫和翠寶要跟黃大少去上海了，班主和團員正爲他餞行。酒席已開始，慕容天錫還沒來，只聽到他在後台跟來要債的說：「你小子，等著，大爺給你拿錢去！」對方：「不給錢我就不走！」慕容天錫直奔黃大少身邊，對著他耳朵嘀咕，兩隻手不停地一會兒捂著嘴，一會兒向後指指，一會兒又向前抓抓，動作很小，只是兩隻手腕和手指在比劃，活像老鼠在偷食。那副

死皮賴臉的樣子實在可恨。黃大少沒帶現錢，只好開支票，問：「有筆嗎？」慕容天錫從大禮服的小口袋裡取出鋼筆，遞給黃大少。黃接過那支筆一寫沒有水，甩了兩下，還是沒有，看了慕容天錫一眼。他接過筆，看了看，把筆尖放在舌頭上刷刷地舔了兩下，交給黃大少，寫出來了。觀眾哄堂大笑。這種動作也只慕容天錫才幹得出來，也符合他當時迫不及待地想拿到支票還債的心情。

他還債後，死不要臉地以老丈人身分，洋洋得意地作告別發言，好像演講一樣。這時，他的死對頭小銃上場，一手拿碗一手拿著半瓶放了毒藥的酒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。小銃向翠寶敬酒，慕容天錫不准喝，他仗著黃大少，指揮團員們：「你們給我抓起來！」站著的團員們反而坐下了。他老羞成怒，舉起「二人奪」朝小銃打去。小銃是有功夫的，用左手輕輕一擋，他便順著小銃的勁兒，晃悠悠、一級一級地、登登登地上去了去前台的台階，上身一點不動，當上到第四級台階時，只見他用腳一蹬，身子一轉像踩了彈簧似的，登登登地又彈回原地，面對著小銃眼睛瞪得挺大，舉著「二人奪」，全身直哆嗦，就是不敢打下去。最後他萬般無奈地用哀歎的口氣說：「我……我告你！」給自己下了台階。觀眾在笑聲中看到這個人物欺軟怕硬、外強中乾又死要面子的卑劣靈魂。

## 「正在想」、「金小玉」

在『正在想』劇中，石揮演老倭爪，也絕了。老倭爪是個雜耍班主，因為節目陳舊，想改演文明戲招徠觀眾。就在布棚子裡搭個小台，老倭爪改名馬天才，自編自導自演。石揮穿一身像大兵又像警察的舊軍裝，抹一臉白粉，指揮刀拖在地上，從小台上出場，一掀門帘，就引起觀眾大笑不止。他用半吊子的京劇韵白唸定場詩：「我乃當兵的趙老大，要殺敵人把家放下，我一打就打了三十年整，這才想起我那妻兒，騎著我的驢兒，得兒呀得的轉回了家。」

爲了怕忘詞兒，他請了個拉洋片的哈哈笑來提場。這個拉洋片的有個職業習慣，一提詞兒就得唱。老倭爪一出台就忘了詞，站在台上愣了一會兒，衝哈哈笑啾了啾嘴：「提呀！」哈哈笑就用拉洋片的腔調唱了第一句。老倭爪沒思想準備，下意識地也跟著唱了起來。唱了半句，覺得不對，趕緊煞住，還「呸」了一口，好像要把它吐掉似的，然後唸了第一句。

可第二句又忘了，於是哈哈笑又唱，老倭爪很彆扭，勉強唸了第二句。第三句哈哈笑還是照唱不誤，而且一口氣把後兩句唱完，最後還拖了個腔：「哎——」老倭爪幾次想開口開不出來，急了：「我說你別唱好不好？」哈哈笑把劇本一合說：「我不唱唸不了，你另請高明吧！」這段戲石揮和高笑鷗（飾哈哈笑）一唱一和，兩人跟說相聲似的，搭配得真是絕了。

## 戲中有戲挖苦到家

還有後面老倭爪遇見兒子的一段戲中戲。老倭爪問：「兒啊，那裡找我的妻子，兒子你的媽，她在哪裡？」

他把「哪裡」兩個字拖了個長腔，然後背轉身，拉了個「雲手」，定住不動，半天才回過頭來，對小台下的「觀眾」說：「哎，此處可以鼓掌。」於是，「觀眾」劈劈啪啪地鼓了幾下掌。

他這個背身定住不動和回過頭來叫「觀眾」鼓掌的神態，把劇場觀眾逗得眼淚都笑出來了。

石揮把有些「半瓶子醋」而又自命不凡的票友的色彩賦於這個角色，滿嘴尖字，自我陶醉，演得淋漓盡致，挖苦到家了。

《金小玉》這個戲裡，石揮演軍閥王司令，剃了個大光頭。

演戲剃光頭不新鮮，可他剃了光頭，頭上就有戲。他把金小玉抓來後，見她貌美，動了邪念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他媽的真想跟她睡一覺！」說完一伸手，「啪」的打下自己的光腦袋，順勢在光頭上呼嚕嚕地摸了一圈。

這個相當誇大的動作，生動地把角色那種按捺不住淫心的好色之徒的面目演得入木三分。審訊金小玉時，他叼著煙嘴冷笑。夫冷笑多矣，叼著煙嘴冷笑又是個創造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徐如中「話劇皇帝石揮」插圖（文見一五〇頁）  
① 石揮（左）在電影「腐蝕」中飾演張小昭的劇照。  
② 石揮在話劇「大馬戲團」中飾演慕容天錫。